

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（之五）

——試論彌勒信仰與菩薩思想發展的幾個面相

悲廣文教基金會董事 郭忠生

【本文目次】

肆、釋尊的前生、今世、「來世」與彌勒

§ 4.7.1. 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的「彌勒傳說」

§ 4.7.2. 釋尊住世時的彌勒是誰？

§ 4.7.3. 彌勒與阿夷哆

§ 4.7.4. 《賢愚經》的「彌勒本願」

§ 4.7.5.1. 瞿曇彌供衣與彌勒比丘受領

§ 4.7.5.2. 釋迦菩薩踰城出家與剃髮著袈裟

§ 4.7.5.3. 辟支佛的落髮與著袈裟

§ 4.7.1. 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的「彌勒傳說」

從《六度集經》與《興起行經》的記載來看，彌勒信仰已經流行到一定的程度，否則不會在既有的傳說，加入彌勒菩薩的角色。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第 57 關於彌勒的傳說，則嘗試更完整的呈現其人其事。

依干瀉龍祥的解讀 ([1978], 71b)，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的內容是彙整幾則傳說，成為彌勒其人其事的合輯，可說是結合了：

1. 彌勒其人的出身，以及身為波婆離的弟子；
2. 波婆離之十六弟子面見釋尊的傳說；
3. 釋尊姨母瞿曇彌（摩訶波闍波提，大生主）以金色衣供養；
4. 穿珠師與彌勒之事緣、阿那律自說本生「過去事」；
5. 「彌勒下生」、彌勒授記與阿侍多比丘（Ajita）之求為轉輪聖王；
6. 彌勒菩薩之過去事（彌勒發心之事緣）。

從這樣的標題看來，可以看出，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是結合好幾部佛典，再給予適當的安排：一、聲聞佛典中《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》的傳說；二、《中阿含經》《說本經》（本文 § 3.1.）與《瞿曇彌經》；三、「彌勒下生」；四、「彌勒本願」等不同的經典傳說。又，摩訶波闍波提以金色衣供養釋尊，以及彌勒與穿珠師的事緣，在《雜寶藏經》也說到，但可能是參考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而來（參考幻生法師[1991]，582）。

《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》(Tissa-Metteyya-māṇava-pucchā) 很早就集出，漢譯《雜阿含經》已經引述到此經（大正 2，頁 310 中）³³⁹。南傳《經集》第五品〈彼岸到品〉(Pārayana, 波羅延)，也收有此經。〈彼岸到品〉的內容是：婆和利 (Bavari)，到南方出家，教授五百學眾。因為不明「頂與頂墮」的意義，聽說釋尊成就一切智，就命十六位學童，前去面見釋尊，其中有二位名字分別是 Ajita、Tissa-Metteyya；釋尊也就為他們解說了「頂與頂墮」的意義。其次，學童們一一發問，編成十六章；而這十六學童，都出了家，得到解脫（《漢譯南傳》，27 冊，頁 273—頁 281）。

漢譯佛典中，雖然沒有如同南傳那樣的〈彼岸到品〉，但有許多都引用到其部分的內容（參看《漢譯南傳》第 27 冊，281—282，譯註說明）。

《賢愚經》此一部分，對照〈彼岸到品〉的敘述，反應出古代注解家及現代學者所面臨的幾個問題：首先，《賢愚經》的彌勒是否為《波羅延低舍彌德勒所問》中的那位彌勒？這又涉及一個更上一層的問題，《阿含經》／《尼柯耶》中的彌勒未來佛，是釋尊時代的那一個人？連帶的問題是彌勒的出生地；其次，則是彌勒與阿夷哆是否同一人 (Ajita, 漢譯名稱極不一致，參見《印佛固辭》，12, s.v. Ajita；以下之敘述，除引用原典時，照引原文外，一律採《中阿含

³³⁹ 印順法師[1971]，823—824：《雜阿含經》雖引用此經（還有同一性質的其他經典），但不要以為，（這一些）比「雜阿含」的任何部分為早。

經》《說本經》的譯語：阿夷哆，以求一貫)。

§ 4.7.2. 釋尊住世時的彌勒是誰？

在《阿含經》／《尼柯耶》中，漢譯《轉輪聖王修行經》、《增一阿含經》，乃至南傳《轉輪聖王師子吼經》的彌勒傳說，都是很單純的，以預記的方式，說明在人壽八萬歲時，閻浮提世界國土豐厚，有螺轉輪聖王及彌勒佛出世，但釋尊沒有說在場的弟子中，誰會是將來的那二個人；梵本《大事》說的，則是釋尊分別開示目犍連與阿難，將來有彌勒佛出世的預記(Jones[1949], 43; Jones[1956], 230、233)。所以在這幾部佛典裏，甚至可以懷疑：釋尊與那位將來要成為彌勒佛的人，是否曾經見面(Jaini[1988], 62)³⁴⁰。唯一的例外是《說本經》(本文§ 3.1.)，經中分別給彌勒比丘與阿夷哆比丘二人預記，就是將來的彌勒佛與轉輪聖王，因而給現在與未來，作了必要的連結，雖然如此，在聲聞佛典裏，此二人卻是迷樣的人物，也

³⁴⁰ 以大乘授記的思想來說，彌勒菩薩本身因緣具足，釋尊當面給予授記，就是《首楞嚴三昧經》(T 642)所說的「現前授記」(大正 15, 頁 639 中 2-11); 如果有菩薩「久行六度，有成佛相」，卻沒得授記，其他諸菩薩及信眾認為，這樣的菩薩希有難得，不知何時何佛？佛陀為斷眾生之疑，所以向他們宣示此菩薩成佛的時間與情狀，但被授記者卻不知道，這稱之為「密授記」(大正 15, 頁 639 上 16-中 2)，釋尊未當面給彌勒菩薩授記，類似於「密受記」。

因此留給後代很大的思考空間。

佛典關於彌勒出生地的傳說，極不一致，而「彌勒」可能是名字相同的不同人物。如果考慮到彌勒的出生地，或許有一些線索。佛典關於彌勒其人的出生地，大體上有南印度與東印度兩種傳說。首先，《華嚴經》說彌勒「於此閻浮提南界（Dakṣiṇāpatha）摩離國（Mālaṅga）內，拘提聚落（Kūṭagrāmaka），婆羅門家種姓中生」（大正9，頁783上—中），這是彌勒出身南印度的傳說，僧肇《注維摩詰》說「彌勒菩薩，什曰：姓也；阿逸多，字也。南天竺波羅門之子」（大正38，頁331中），也是指此一說法。

《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》一開頭說，釋尊在摩伽提國（Magadha），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祠精舍，「時，有迦波利（Kapāli）婆羅門子，名彌勒，軀體金色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」（大正3，頁457下）。這是彌勒出身東印度的傳說，經文雖然沒有說迦波利（Kapāli）是在何處，但《彌勒上生經》說彌勒生於「波羅捺國（Vārāṇasī）劫波利村（Kapāli），波婆利（Bāvāri）大婆羅門家」（大正14，頁419下）；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雖說彌勒是在波羅奈國，卻沒有指明出生處所。

依漢譯《義足經》第7《彌勒難經》的傳說：有眾多上座比丘在講堂裏，談法論義，采象子舍利弗（Citta-Hatthasāriputta，即象首舍利弗，見《印佛固辭》，133b；DPPN，I，867）也在場，雖然有意參加討論，但「問不隨律言，亦無禮敬」。賢者大句私（Mahā kotṭhita）

加以勸阻，還說了《定意經》，但似乎沒有作用。本來，這是采象子舍利弗捨戒還俗的傳說（但後來又出家，證得阿羅漢），經文應該到此為止，采象子舍利弗卻接著說：「賢者彌勒，到（采象子）舍利弗家，舍利弗便為彌勒作禮，便就座。彌勒即如法律難問，舍利弗冥於是事不能對」（大正 4，頁 179 上一下）。既然是說：賢者彌勒到采象子舍利弗的家，顯然是在他還俗之後，但這位彌勒到底是誰？完全沒有線索。

不同的傳說，使彌勒到底是何人，無法確定。古德曾試予會通，大致上以為：《賢愚經》〈波婆離品〉是表明彌勒的生父波羅奈國王的輔相，並不是指出生處所，而《彌勒上生經》的劫波利村，則是真正出生地，因為印度有產婦回娘家生產的習俗，所以二經的說法，並不相違；至於《華嚴經》說的南天竺，則是「別顯異處，大聖分身，隨機異見，處處異生，不足致怪」³⁴¹。

但是在南傳〈彼岸到品〉看來，很難斷定這位彌勒童子的出生地，反而是其老師婆和利的出身，值得參考。依錫蘭所傳，婆和利是舍衛國的婆羅門行者，他前往南道(Dakkhinnāpatha)的 Godhāvārī 河邊修行。這條河位在印度半島的南部，婆和利到達南方後，盡其所有，大行布施。之後，有位婆羅門前來求索五百錢，婆和利已經

³⁴¹ 《彌勒上生經宗要》(T 1773)，大正 38，頁 300 下—頁 301 上；《三彌勒經疏》(T 1774)：解說相同(大正 38，頁 315 上)，但又引(窺)基所說《賢愚經》是指生處，《上生經》指養處。

